

国际中文教育中事件语义应用价值的探索研究

南宏宇¹, 于海燕²

1. 盐城师范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0

2. 盐城师范学院 党委宣传部 新闻中心, 江苏 盐城 224000

DOI: 10.61369/RTED.2025170024

摘要: 事件语义的结构分析和主体的认知过程具有同构性, 能够为汉语句法分析寻找意义的形式基点, 事件语义研究与句法生成对应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搭建汉语的话语表述系统, 简化汉语句法教学, 帮助留学生理解和接受中国的话语表述思维, 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建设。

关键词: 事件语义; 思维传播; 三教; 教材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Event Semantic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Nan Hongyu¹, Yu Haiyan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0

2.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News Center,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0

Abstract: Event semantics research can provide a formal basis for finding meaning beyond Chinese syntactic analysis. The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vent semantics research and syntactic generation helps to build a Chinese discourse expression system, simplify Chinese syntactic teaching,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accept Chinese discourse expression thinking, enhanc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i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words: event semantics; thought dissemination; three religions; textbook

前言

“事件语义学”这一概念以 Donald Davidson (唐纳德·戴维森) 的全面系统提出为其标志。事件语义研究的核心在于视事件为模型论框架下的个体单位, 其结构与认知主体的心理进程展现出相似性, 由此促使该研究领域在跨学科范围内获得广泛应用。通过对事件语义与句法生成关系的分析能有效构建汉语话语表述体系, 精简句法教学流程, 促进留学生对汉语表达方式的理解与接纳, 推动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的开发与完善^[1]。

一、有利于留学生对汉语表达思维方式的接受

培养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思维能力在提升母语非汉语学生汉语交际能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张春斌、卢丹 2018)。借助事件语义的研究视角分析汉语句法表达的多样性, 有助于揭示汉语句式生成的内在动因, 此方法不仅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 还能为学生理解并接纳中国的思维方式开辟新路径^[2]。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思维方式常被视为文化教学的一部分, 然而, 思维与文化实有区别。思维主要表现为个体认知客体的进程, 是大脑内部心智活动的序列。泰勒 (1992) 认为“文化, 从广泛的社会学视角理解, 指的是包含全体知识、信念、艺术、道德准则、法律体系、风俗习惯, 以及社会个体接纳与掌握的所有其他技能与惯例的综合体系。”这揭示了思维与文化之间的差

异, 同时表明两者紧密相连, 其核心在于文化作为思维的外显表现。长期以来,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 思维方式的议题常被并入文化教学范畴。吕叔湘 (1980) 认为语言研究不应仅聚焦于内部结构, 还应深入探讨其实际运用。探讨语言使用时, 实际上触及了思维方式的本质, 揭示了以往单纯以语言教授语言, 仅在语言层面上进行教学的局限性。这一讨论还警醒我们, 在语言教学过程中, 应重视句法结构与语义内涵之间的协调一致^[3]。

二、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师语言教学能力的提升

对外汉语教学方法的革新显著得益于语言本体理论研究的进步与创新。汉语事件语义研究及其与句法形式的关系, 有助于整理汉语复杂的句式体系, 通过事件视角整合大量同义句式。探讨

汉语事件与句法形式间的对应，有助于提升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时，特别是针对外国学生能够运用简洁策略驾驭复杂语言现象的能力。

“三教”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扮演关键角色，构成其发展的重要元素（吴应辉，2022）。当前，“三教”议题成为汉语全球传播领域的焦点讨论（蔡武，2022；吴坚、白晨雨，2025）。在这些议题中，教师问题尤为核心，因为教师是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力量。教材的质量及其教学方法的有效性，需通过教师的实际教学活动予以验证与调整。汉语与世界其他语言，尤其是与印欧系语言相比展现出显著差异。从印欧语系视角审视汉语特性往往对英语背景的学习者造成重大挑战，显著增加其语言习得难度。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始阶段，教师若能采取策略简化学习路径，有效缓解学习者的心理压力，将对教学成效产生关键影响^[4]。

国家汉办制定的对外汉语教师能力标准指出，该职业需具备三项核心能力：汉语言运用能力、教学实践能力以及评估与测试能力。汉语言处理与教学实施能力的提升需依托于汉语本体研究的前沿成果。应意识到，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在于引导学习者转变语言思维模式，这是构建第二语言能力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师的任务是，在比较与整合不同思维体系的过程中传授汉语知识。“我想你送我去学校”这一表述在汉语与英语中均存在，体现为相同的概念性内容在两种语言中的共通性。但是汉语的表达形式灵活多样：“你送我，我想去学校。”“我想去学校，你送我。”“我想你送我去学校。”都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必然会对母语非汉语的学生学习汉语造成困难。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希望实现从英语的表达方式到汉语的表达方式的转变^[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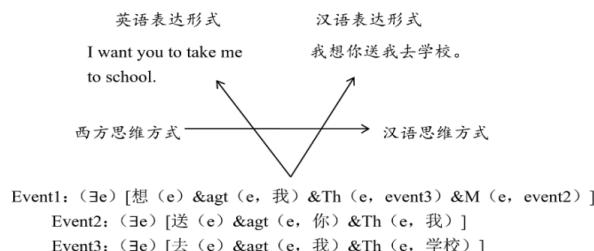


图1

图1揭示了对event1、event2、event3的思考过程，在英语逻辑下转化为“*I want you to take me to school*”的表达，而在汉语逻辑下则对应为“我想你送我去学校”的句式。在英文中，通过在“want”与“take”之间使用“to”，实现了一个主语加一个谓语的结构，这一语法特性在汉语语言体系中并不直接对应，表明对外汉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思维从左向右发展，图1直观呈现了这一转变过程。解析事件的构成条件及其与语法结构的关联，有助于教育者有效地组织此类问题，以此增进学生对汉语表述思维模式的理解^[6]。

中国的思维方式能否为外国学生理解并接受，不仅关系到汉语国际推广的成败，也关系到国家的文化能否为世界所接受，因此，对外汉语教师承担着巨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事件与句法

形式的对应关系研究，能够培养对外汉语教师重新审视目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方法^[7]。

三、有利于国别化教材的合理编订

分析汉语事件组合与句法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助于理顺复杂的句式结构，这一理解既可调和“国别化”教材与汉语国际教学中“本土化”及“普适性”教材间的平衡，亦能为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制提供理论指导。栗亚芬（2023）认为国别化教材的编纂主体应基于学习者规模与需求确定。相较于普遍的汉语教学资源，目前在国内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中，以通用型教材所占比重较大，这些教材以“不变应万变”为特点，常常是一版多本。于海阔、李如龙（2012）指出，通用型教材虽基于国内对外汉语教学背景，但在海外教学情境下往往面临适应性问题，其受欢迎程度极为有限。“国别化教材与通用教材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因其学习目标、方法、语言基础、文化背景、社会习惯、思考模式及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加之各国教育体系与教学实践各具特色，这促使我们需要定制国别化教材以满足国际汉语学习的需求^[8]。

国别化教材的核心在于实现教材的本土适应性和多样性。杨庆华（1995）认为新一代教材的基本特征在于需顾及国别、民族、文化与环境的独特性。为适应不同国家需求编制的教材应确保句法结构与语义内涵的一致关联性。针对国别化教材的教学策略，虽侧重于语言技能培养，辅以语言知识介绍，但并未降低对语言知识学习的要求。实际上，这一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语言知识理解与应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语言知识，还强调其实际运用能力。要求教师将语言理论知识融入实践教学，着重提升学生的语言运用技能。由于句子在语言体系中作为最大语言构建单元与最小应用单位，在设计对外汉语教材时始终是核心内容，因此，在制定面向外国学习者的汉语教材时通常依托于基础句式。通过比较不同国家语言中传达同一含义的句式，可以洞察语言的多样性和共通性。暂以不同国家语言中表达相同意义的句式为例。汉语的句式特点之一就是多样性，同样一个意义常常具有多种表达方式，因此对应关系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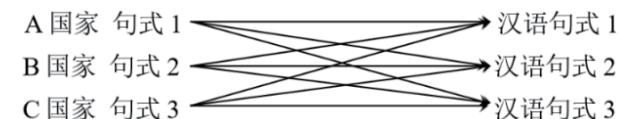


图2

图2表明：句式1：A国表述相同内容的句法形式，句式2：B国表述相同内容的句法形式，句式3：C国表述相同内容的句法形式。A国的表述等同于汉语中的三种表达方式，而B国和C国的句式2与句式3，在汉语中亦能找到相应的三种表述来传达相同的意思。以图2模式为语言对比基础的国别化教材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语言，分别进行汉外对比研究。现在可以使用下面的模式进行比较：



图3

图3的模式不同于图2，其特征在于简化与清晰度的提升。A、B、C三国的研究分别聚焦于句法形式1、2、3与事件范畴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将不同事件范畴有效转化为汉语句式1、2、3，这一议题则专属于汉语内部结构的研究。基于此框架编纂对外汉语教材能够促进外语教育领域与汉语教学领域的融合。从左边A、B、C三个国家的句式到事件范畴的对应交给外语学界进行处理，从事件范畴到汉语句法表现形式1、2、3的对应交给汉语学界处理。现实情况是，目前国别化教材编写很多问题在于（1）外语教学界一直在试图从图2的模式进行语言对比研究，（2）而汉语教学界则受限于外语程度的原因集中于汉语句式1、2、3之间关系的研究^[9]。

编写国别化教材需凸显语言间的差异，并考量背后思维模式的异同，同时，构建一个稳定框架以支撑对此类差异深入研究与分析至关重要。基于汉语事件与句法形式间的对应关系能促进外语教学领域与汉语教学领域的融合，为国别化教材编写的创新提供新的尝试。

四、结语

汉语句式表达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句式系统复杂，数量众多，事件语义研究能够梳理汉语句式系统表达的意义网络，简化汉语句法表述系统，有利于汉语思维的跨域传播；事件语义研究可以揭示汉语的话语表述过程，即从主体的认知范式出发，实现事件模型与汉语话语表述机制的对应，能够提升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能力；事件语义与句法形式的对应分析可以简化汉语繁杂的句式系统，为国别化教材的编订提供一种新的尝试，协调“国别化”教材与汉语国际教学“本土化”和“普适性”教材之间的关系^[10]。

参考文献

- [1] Davidson, 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M]. In N.Rescher(eds) The Logic of Decision and Action,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7.
- [2] 泰勒. 原始文化 [M]. 连树声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年。
- [3] 吕叔湘.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读书》[J].1980年第4期。
- [4] 吴应辉. 国际中文教育新动态、新领域与新方法,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22, 62(02):103-110+155.
- [5] 吴坚, 白晨雨. 国际中文教育的三个转向、两种内涵和服务路径, 中国语言战略 [J].2025, 12(01):125-135.
- [6] 蔡武. 近十五年国内外国际中文教师研究: 回顾与展望,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J].2022, 20(04):63-72.
- [7] 栗亚芬. 近十五年国别化汉语教材研究述评,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23(01):110-118.
- [8] 于海阔, 李如龙.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几个问题的探析, 民族教育研究 [J].2012, 23(06):91-97.
- [9] 杨庆华.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 语言教学与研究 [J].1995(04).
- [10] 张春斌, 卢丹. 来华留学生汉语思维能力的培养, 学术交流 [J].2018(06):145-149.